

露水鸳鸯

LI SHUI YUAN YANG LU SHUI YUAN YUAN

王玉佩 著



目 录

楔 子	看地脉 风水先生发高论	 (1)
第一章	破天命 僻村老妪育奇才	
	救弱女 俊男怜发慈善心	 (4)
第二章	惩恶棍 烈汉勇抒仗义情	
	进兵营 乡人初开朦胧智	 (17)
第三章	赴战场 征士误饮无情弹	
	乞饭食 浪儿受辱灶膛口	 (30)
第四章	结私姻 情人偷香晓月圆	
	武汉城 窃玉郎痛斩情丝	 (46)
第五章	翠溪镇 落难人惨食梅果	
	逢知己 结伴北上投明主	 (61)
第六章	运军粮 率兵南下遇红装	
	迷心窍 见钱痴做金钱梦	 (74)
第七章	返故里 夸官再闯塌天柄	
	救骨肉 烈火昭见慈母心	 (89)
第八章	抗顽凶 枪弹难报血海仇	
	珍珠城 乞丐惨滴思亲泪	 (101)
	台儿庄 壮士甘洒英雄血	

第九章	护神州 卫黎民	忠魂九泉跨战马 勋臣小院除恶魔	(114)
第十章	解沟集 饶小庄	征士投宿遇奇人 难女得救逢郎君	(127)
第十一章	突重围 藏祸心	故土重睹亲人面 道观再设陷羊坑	(140)
第十二章	明大义 杀恶贼	小吏祠堂识好汉 副官地穴献良策	(156)
第十三章	茶馆内 屋脊顶	刘罗锅巧计破敌 郑士虎暗箭伤友	(167)
第十四章	逃性命 报私怨	匪首弹伤鸳鸯鸟 淫棍毒骗善良妇	(179)
第十五章	委玉身 圆破镜	素云误嫁毒心夫 金昶暗寻贤良妻	(190)
第十六章	情缕缕 志雄雄	露水鸳鸯盼荷塘 失群战马梦金鞍	(201)

楔子 看地脉 风水先生发高论
破天命 僻村老姬育奇才

谁也意想不到：在中国亿万分之一的地理图上难标一个小黑点的皖北小袁庄，居然出了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部下的军需官袁登山。

乡民们之所以感到惊讶不已，是因为听信了好几位风水先生对小袁庄的地脉所发的高论。这个庄北邻姚村，南接聂郢，东靠赵邨，西望卢庄，又隔了条南北走向的大沟。咸丰皇帝在位的年月，这一带的村民们很少知道海外有发达的科学文化，只从过世的老秀才那里得知“论语可治天下，神灵保佑平安。”因而，不少人听音不解字，同音字的谬误，往往为笃信天命的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小袁庄周围的乡民们，把“姚”误为烧砖瓦的“窑”，将“赵”意为逮鱼鳖的“罩”，把“聂”说成竹劈的“箴”，将“卢”疑为行走的“路”。那么对“袁”呢，谬说成“圆”，继而成了“老鳖”（甲鱼）的代称。于是，风水先生亦据此加以分析：小袁庄的地脉风水是个大忌。说是：北边用“窑”（姚）烧，东、南方是“箴”（聂）编“罩”（赵）砍，西边一条“路”（卢）又是个“水剑”，小“圆”（袁、即老鳖）庄的人丁永不会旺。由此断言：在这个绝户风水的村庄上，绝不会出臣降相。谁知，这一卦叫他们算错了！

公元一千九百零五年的一个冬夜的子时，在小袁庄当中两间茴草缮顶的茅屋里，一个红乎乎的男婴呱呱地坠地，来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据老年人传言，那天晚黑，两间茅屋顶上出现了一团青黄的光。因而推测：红光是帝王诞辰的象征，那青黄的光团呢，虽说不是什么贵人的象征，但至少不会是提使牛鞭的平头百姓。后来果然应验。

婴儿坠地之后，靠教“人之初”糊口的袁学孟先生，想起自己苦了半生，四十岁娶了个半路女人胡氏，五十得子，天送麒麟，不禁心头狂喜，从那布满红丝的昏花眼角里，叭叭叭滴下几颗“珍珠”，慌忙将孩子抱到土坯垒的秫秸笆床上，将自己穿了十八冬的破棉袍脱下来，盖在老婆身上。接着，他抽吸几下被冷风撵出来的清水鼻涕，到锅屋门口掬了一些豆秸，在床前生了一堆火，给屋里充了些暖气，又烧一碗盐开水（妇女生孩子后，最好喝红糖茶，无糖可用盐代之，切忌喝白开水），让孩子娘喝下暖暖身子。袁学孟自己却穿了件捉襟露肘的赭脰破袄，在床坐沿守到鸡叫天明。那晚黑人们看到的青黄光团，其实是烧豆秸烤火时，从麻秸夹的门缝里冒出的浓烟裹着火光的雾气，说是什么“象征”，鸟扯！

可是，袁老先生万没想到，他给孩子取了“登山”的学名之后，还没能把“孟子见梁惠王”教完，留下当时小袁庄谁也不懂的“求名应求万世名，计到当计天下利”两句遗言，就撇下苦妻爱子，两腿一伸，魂灵飘过奈何桥，上阎王爷管辖的地盘报户口去了。

你说怪也不怪？人的生存能力竟是如此地强！那寡母单靠戳狗牙，居然把小登山拉扯到十八岁，能租种西庄卢四斜

子的二亩地，弄碗稀饭喝而孝敬老娘了；而他的受尽人间酸楚的老娘，一夜做七八个梦，也没想到儿子后来能名显村外！她以为这是上天的造就。然而果真如此吗？

第一章 救弱女 俊男怜发慈善心 惩恶棍 烈汉勇抒仗义情

有道是“一冬无雪天藏玉，三春有雨地生金”。而民国十四年的冬天，节令已到了旧历的腊月二十，可那天中所藏的“玉”，依然没有落下来。利刀般的凛冽北风，呼呼刮个不停。阵阵雾蒙蒙的灰土，无情地裹卷着皖北的乡村、田野。百姓们冻得不敢露头，天一擦黑，便龟缩在麦秸窝里了。

就在这天的下半夜，离小袁庄北边八里路的寥野旷地，传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一个年轻汉子，用木制独轮车，推了满满一车干辣椒。在弯弯扭扭、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艰难地行走。东南天空那半轮残月，把青灰灰的微光，洒向夜幕笼罩下的光秃秃的堡子地、灰白白的茴草根、塌陷的田间沟和远离寥野的黑黛黛的村庄。推车的人，就是年已二十岁的袁登山。他刚从亳州贩辣椒归来。若在异乡他地，他早已打尖歇店，倒不是防备货物丢失，而是为确保小命的安全。今天晚黑，已近故土，他的胆子似乎大了许多，想速速赶回家里，让盼了他半月的老母放心地睡上半夜的觉。眼前，越是邻近家乡，那些使人魂飞魄散的鬼怪传说，越是使他头毛直竖，虚汗直淌！眼前所走的路，正是村人常说的阴魂横行的老窑湖。那些白头老翁，有的说在此看见过无头的血鬼，有的讲

看见过水牛一样大的怪物。还有的说，在大白天，他亲自被鬼拉到老窑湖旁边的浅水塘里，要不是碰见一群逮兔子的人从旁边路过救了他，肯定会被鬼按到水里闷死……

袁登山越想越害怕，而那曲曲的小路，正往破窑旁浅水塘的东边通去，他又必须从那里经过。一颗颤抖的心，不禁提到嗓子头。而就在这个当口，他突然听到紧一声慢一声女子的哭啼，间或夹一阵“哇哇哇哇”婴孩的哭声。我的娘呀！袁登山的一颗心都缩紧了，还真能碰到鬼了吗？袁登山停住脚步，又仔细听了一会，声音没有了。这时，他想起了老年人说的话：鬼是怕人的。晚黑里走路，只要用手挠一挠头毛，头毛就会迸出无数的火星，鬼一看见，就吓跑了……不管是真是假，他立即用手抓挠了一阵头毛，然后壮起胆子，推起小车，加紧赶路，想闯过浅水塘。

离那座坟包似的破窑越来越近了。袁登山攒了一股劲，打算拚尽力气，冲过浅水塘东边那段路……

“我的妈呀！”

“哇哇哇哇！”

女人的悲哭和婴孩的哭声，又突然响起。袁登山“哎呀”一声，丢掉车把，瘫坐在了地上。他的两眼根本不敢向前看，但又神使鬼差一般，忍不住向破窑旁边瞅去。只见紧靠浅水塘东边的路上，有一个黑影慢慢站起，而又很快地坐下。“哇哇哇哇”的婴啼声，一阵紧似一阵。女人的悲哭声，更加凄惨。这时，袁登山的一颗心被哭声揪住，停止了颤抖。他心想不管是人是鬼，我得先问一声。要真是鬼，我想跑也跑不掉；假若是人，我也可以把她捎回庄里，救人一命。于是，他便壮壮胆子，高声喊道：“前边是谁搁那里

哭？”

“是，是我，过，过路的。”

袁登山听那声音十分凄楚，象是人腔，胆子大了一些。继续问道：“到哪去的？！咋摸到这里来了？”

那人听罢问话，又“嚎啕”一声大哭起来。接着呜咽道：“这位大哥行行好，救俺娘俩一命吧！”

这时，袁登山断定前边说话的是人不是鬼，就放下小车，向前走去，到了跟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少妇，怀抱婴孩。她见了袁登山，跪下就磕头，孩子在怀里被窝得哇哇叫。袁登山自幼到懂事，所见的多是母亲磕头求人，猛一见人向他磕头，不觉鼻子一酸，忙阻止道：“快起来吧，快起来吧！”嘴里这么讲，却没有伸手去拉。因他长到二十载，还没动过女人一指头。等那女人起来，袁登山又问：“你家住在哪里？咋一个人抱孩子出来了？”那女子见问，哭得更加悲痛。

这位女子，祖居山东滕县周店村，姓周名叫素云，今年十九岁，家中父母穷急了，想攀个富亲，图的是日后借贷方便，就把素云嫁给韩家郢首富韩金昶做二小。一年后，生一男孩，乳名大羔。苗条美女，一旦生子，那花容月貌自然减了许多，引人的魅力差了一截子。韩金昶仗财寻美，素云渐渐守了空房。一日，村里来了个花鼓戏班，那唱小生的长得俊美动人。素云听了几天唱，渐渐厮混熟了。加上那戏班就在近邻住宿吃饭，唱小生的早晚挑水又打门前经过，二人见得多了，不觉眉来眼去，情深欲浓。素云私下里密针细线，给他做了一双布底鞋，二人暗下来往不断，偷情泄欲，密商私奔之计。素云悄悄收拾细软，单等择日潜逃。不料突然事

发，韩金昶关起素云，撵走了花鼓戏班。这时，离韩村三里路的楼家瓦房，有一在外经商的老板，返里探亲。得知此事，又见素云生得美貌，便想买她做妾。韩金昶欣然同意，当下立了契约，兑了银子，打算次日领人启程。多亏一位长工帮忙，暗放素云母子出逃。她记住了那小生的家乡居住，连夜扒上南去的火车。从徐州下车后，她怀抱婴孩，直奔皖北而来，不幸在此迷路……

袁登山一听那女子道出花鼓戏班唱小生的姓名，方知就是淝河北边青龙寺的穆仲礼。他父亲叫穆广艺，外号“假丫头”，两辈人都唱花鼓戏。穆仲礼家中本有妻室，眼下又到蚌埠南边的刘府唱戏去了。当下，袁登山把实情告诉了周素云。

女子捶胸顿足，猛地抱起孩子，要投浅水塘自尽。登山急忙上前拉住，劝道：“这一步路千万不能走！家乡的父母若知道了，还不哭死！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怀里的孩子想想！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坐我的小车，先到俺家，住上三天五日，我再送你回山东娘家去，或是想办法捎个信，叫他们来接你娘俩。你看咋样？”

素云听登山说话实诚，就擦去了泪水，感激地说道：“你这位好心的大哥，俺娘俩今后要是有个活路，一定给你烧一辈子高香！”说着，又抽泣起来。登山又说了几句宽慰话，折回头扶起小车，挪个地方，让素云母子坐稳，然后抱起车把，“吱吱呀呀”向小袁庄推去。

到了家门口，已是鸡叫头遍了。母亲听到喊声，慌忙起身开门，点上了棉油灯。她一见从小车上下来个娘们，不觉心中疑惑：登山这孩子，在家里老打老实，难道是他贩几趟

辣椒，到外边跟那些尖头滑脑的人学坏了吗？要不，咋能拐个女人来家？她思思想想，把登山拉到一旁，仔细盘问。登山如实说了。老娘这才转疑为喜，忙将素云娘俩接到屋里，烧水做饭。

素云在登山家住了几日，知登山只有老母，还没娶妻。东西院的婶子大娘，又在她面前说了登山的许多好处。她想起自己落到这步田地，再回山东老家，也无脸去见双亲，遂萌思嫁之意。东院的长生妈本欲撮合，看女子的心已有些动了，就暗向登山透底。谁知，登山听后，心里却有些不愿意。长生妈数落着：“你这孩子不要不识相。你也看看东西两庄，寡汉条子乱碰腿，能找上这么个媳妇就不错了！你是不是嫌人家生过孩子，不是黄花闺女？”

其实，登山想的并不是这些。当他听了素云的遭遇后，感到她的父母没有骨气，将闺女朝火坑里填；同时，也觉得素云有点水性扬花，怕将来过不住。但是，不管登山怎么想，怎能够光由着他的性子？那时不象如今的青年男女，有条件去恋去爱，长辈们一下命令，全由不得你了。长生妈不管登山愿意不愿意，和几个老长辈一商议，拿了一把铜锁，晚黑里便把登山和素云锁到茅屋里去了。登山有生以来，哪里经过这样的事？他浑身都象洒满了麦芒，扎扎歪歪，淌起了燥汗。他蹲在墙西北角，抱个旱烟袋，一个劲地吸烟，连头也不敢抬；素云呢，好在身边有个孩子，她把孩子哄睡之后，一会儿盖盖，一会儿包包，以此来消磨这僵硬的难堪局面。到了后来，她再也无事可做了，就闷闷地坐在床沿上，瞅着那晃动的棉油灯头出神。整个屋内，除了从门缝钻进来的股股凉风吹得房笆吊着的草哗哗作响，听不到其他的声音。象袁登山

这样的青年，尽管他诚实憨厚，但对于异性的要求，也不亚于一般的同龄人，只不过他的一颗心未被点破，把这欲念包得紧一些罢了。

袁登山浑身的燥汗干了之后，他借着黄橙橙的灯光，见素云的圆脸红得象野牵牛花一样；镶滚绿边的青布棉袄，紧裹着她那匀称的身段。鼓鼓的一对乳房，在她急迫的呼吸下抽得一上一下地动。两只银镯，套在嫩藕一般的手腕上，熠熠发光……他的一颗心，禁不住地跳！他又想起她的嫁出、她的私奔，并非是一个不出三门四户的农家女所能抗得住的，自己的心不觉又动了几下。他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低声对素云说：“我当初救你，可没想到这一层，你跟我可怕以后受罪？”

坐在床沿的素云，已是心中有意的了，对男子的举动，并不象初婚少女那样充满不可名状的神秘和恐惧。她见登山长得白净面皮，宽膀粗臂，人也透俊，鼻子眼长得都是正合适的地方，想起他黑夜救她母子，忠厚可亲，正是她一生中的理想靠山。于是她春情波动，加上报恩的意念，便一头扎到登山怀里了。登山心想：这也许是命里注定的姻缘，不多一会，就抱着素云拱到了被窝里……

这样一连过了三天，恩爱之漆，将两颗滚烫的心，紧紧粘在了一起。登山母亲欢喜异常，亲邻们决定凑些钱粮，择个吉日，吃顿喜酒，成个大礼。

登山成家的好事，眨眼就被南北庄的人知道了。特别是那些光棍闲汉，得知登山半路上拾了一个俊俏女人，便三三两两，嘻嘻哈哈，前来登山家串门闲聊，饱一饱眼福。

这件事被西庄的土财主、新近当上保长的四斜子知道

了。四斜子名叫卢守本，生得方面大耳，两手过膝，堂堂正正，一副贵人相。因他左眼小了点，看东西不能直视，他又排行第四，众乡民便送了他这个雅号。此人不讲“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倒也能识文嚼字，知书达理，在方圆十七、八个村子，是位小有名望的人物。况且，他新近又当了保长，人们愈加对他另眼相看了。可惜的是，“人没十全，树无九桠”，四斜子虽然家中良田千亩，骡马成群，可也有不顺心的事。他年近五十，有妻无子，早想续上一房，只是没碰上合适的。这日，四斜子身着蓝布棉袍，外罩黑缎马褂，头戴獭皮帽，手提文明棍，前往李塘区公所赴宴，正好路经袁登山门口。登山妈见了，自然要让他进屋坐坐。

四斜子很客气地弯了下腰，撩衣进屋，笑容可鞠地点点头：“好好好，老嫂子，我这就免礼了！”登山移过一条板凳，让四斜子坐了，拉了一些家常。当素云前来送茶时，四斜子见她生得柳眉大眼，脸盘微黑透红时，不禁愣了一下。但他立刻就恢复了常态。嘴里平静而又亲切地讲着“为人处事德性为上”之类的话，心里却打上了素云的主意。不多一会，他就躬身告辞了。

当日下午，四斜子就派保丁卢守仁，来到小袁庄，找着登山的近门邻居长生妈，点出四斜子要买周素云做小之意。消息一传开，就象一个四十八斤重的铁油锤，夯打着登山一家和小袁庄老少爷们的心！一个村里的人，恨也好，骂也罢。毕竟都是旁观者。最后拿决策的，还得集中到袁登山母子和素云身上来。天已经黑透了，娘儿三个坐在屋里，擦眼抹泪，也没有动火做饭。凭心而论，登山这对刚打得火热的夫妻，马上就要拆开，真如揪心摘肝一般，哪忍割舍？素云想

起从山东到皖北，刚把身子委给了心上人，又怎能忍心？登山的老母，寡妇熬儿，受了多少人世炎凉，吃了多少世间甘苦，实指望给儿子娶亲生子，了此一生夙愿，过个安稳日子。如今媳妇刚刚进门，却又要拱手送人，这叫她老人家如何受得了啊！等静了约莫一顿饭的工夫，倒是素云开口说话了：“俺不胜跑吧！”

“对，跑！”登山愤愤地说，“今晚黑就跑！”

登山老母擦着泪，沉重地摇了摇头，“讲得倒容易，你也想想可能跑掉？卢家来了几个人，坐在长生家，正立逼着回话。听说庄北沟头里，还蹲着几个人呢。再说，要恼了卢四斜子，他把俺租的二亩地一抽，往后喝西北风？”

这倒是实情话，娘儿三个又没有了主意。登山掏出烟袋，打火吸着。他皱着脑门，口吐云雾，心里在想点子。突然，他眼珠子一转，对娘说道：“你上长生家回话吧，叫卢家明个来接人！”

娘哭着出了门。素云却咬牙切齿地对登山说：“没想到你也拿我当牲口卖？怪我认错了人！”说着，抱起孩子：“俺娘俩是死是活，不与你姓袁的相干，我这就走！”

袁登山的眼泪喇啦掉了下来！他上前拦住素云，低声说：“你咋能这样想？我对你是真心还是假心，你这几天还能没看出来？只是眼前不能硬抗，我想这么办……”他在素云耳边咕叽了一阵，素云想了一会，说：“好吧，也只有这条路了！”她放下孩子，开始升火做饭。

第二天上午，一辆四轮铁边太平车，被两匹枣红马唵唵叫地拉到了袁登山门口。一个庄的老少爷们，笑嘻嘻地迎着。周素云怀抱大羔，哭得三行鼻涕两行泪。尽管昨晚登山

向她说了自己的计策，但必定是凶吉难卜呀！她被长生妈挟着，一步三回头，三步九顾盼，上车之后，痛哭不止。登山娘俩站在茅屋门口，硬瞪着两眼，看着车把式“喇喇”甩了两个响鞭，一声呼喝，两匹马摇头摆尾，串铃叮当，呼呼响把素云拉走了。

袁登山的计策，是先让素云到卢家去，趁当晚卢家请客贺喜人多事乱之机，逃出家门，他前去接应；然后，二人再逃到亳州一位朋友那里，安顿停当，返回再接老母。娘得知了这个办法，怕一旦有了闪失，小命难保，想劝儿子死了这份心。但她又咽不下这口气，只好默许。登山见素云被拉走之后，心里象塌了半座山，就一头钻到屋里，蒙头大睡，想着晚上如何行事。素云是娘儿两个，她的脚又小，走路慢，而这等事情，出门之后，必须是越快越好。要是没被卢家发现，还能歇歇喘口气，或是走累了，我背她一程，若她前脚走，人家后脚撵，我一人背她娘俩逃命，没个替手的，那可就不保险了！登山想罢这些，决定请一位拜把子的弟兄来作帮手。此人就是本庄老中医郑明信的义子郑士虎。

这位郑士虎，是出名的小能人，是郑中医夜晚出诊时在浅水塘边拾来养大的。士虎原先在卢家庙居住，长大之后，常跟着保丁下乡催银粮田课。郑中医怕他学坏了，就在小袁庄买了块宅基，盖了两间房子，挪过来住了。尽管士虎不好好在国民小学念书，有时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但他为朋友讲义气，肯助人排难。登山与士虎非常要好，二人就拜了把子。

袁登山想罢这些，刚要去找郑士虎，但马上又站住了，心想：且慢！前去抢人，要担风险，倘若弄出人命，咋能对得起人家？还是我自己去吧。正在这时，就听门口有人高声怒

骂道：“四斜子这个孬种真不是货！凭白无故，硬卡人家的女人？可是人做的事了！”一边骂，一边用脚使劲踢门：“俺兄弟，开门！”

郑士虎来了，袁登山赶忙把门打开：“俺哥来了！刚才我还想去找你叙话来。”郑士虎把屁股一掀，坐在了床沿上，开口就说：“俺兄弟，你也真算是个脓包，没有钱花咱去卖房子卖地，也不能卖女人！我咋个要不是上古堆李家给俺老头要药帐，他四斜子别想把你女人拉走！”袁登山叹了一口气：“咱大腿没人汗毛粗，咋能拧过人家？”郑士虎道：

“今晚黑俺俩一阵，去把她抢回来！”袁登山怕郑士虎火劲上来，提早行动，打乱了自己的计策，更怕他出了危险，就假装泄劲，说：“全当咱没娶这个女人算了！”

郑士虎猛地把俩眼一瞪：“俺兄弟，你这说的什么话？他四斜子卡的不是一块肉，而是咱的人！他卡咱的人，就拿咱不当人！娘的，俺们长的又不比他四斜子少一样，凭啥欺负咱？你要不敢去，今晚黑里我自己去抢！”

袁登山真怕士虎一人去闯了祸，只好朝他跟前凑了凑，放低声音，讲了自己的打算。郑士虎听罢，喜得把手朝床沿上一拍：“管！这还象话！”二人又商量了一会，郑士虎就大步流星地走了。

将近二更天，袁登山和郑士虎喝了半斤秫秫酒，刹了刹腰带，悄悄从家后的坝子口出庄，斜抄过麦地，一向直西，朝卢家庄摸去。没过两袋烟的工夫，就窜过土桥，来到四斜子家后的枸杞树旁，隐身蹲下，等候素云出来。

等有顿饭之时，仍然不见人影，二人冻得浑身乱抖。郑士虎小声道：“这得等到啥时候？我都冻得撑不住了！”袁

登山也焦急地说：“我跟她商议好了的，二更天以后在枸杞树旁等她，咋老是不出来呢？”郑士虎道：“我说你傻心眼，你还不高兴。你想想，她人生地不熟，要是摸错了地点咋办？这可不是弄着玩的！”

袁登山听郑士虎这么一讲，也感觉原先的安排有了漏洞，便有些担心地问：“你说咋办呢？”二人商量一番，决定朝大门口挪挪，看看动静。郑士虎顺着墙根，轻步快走；袁登山紧紧相随。摸过前院屋山的墙角，就见大门楼旁有一点火光，忽明忽暗。二人赶紧蹲下，细细看去，原来是有人蹲在门口吸烟。也听不见屋内有喝酒猜拳的声音。

登山趴在士虎的耳朵上说：“恐怕不照了，俺俩回去再想办法吧！”郑士虎说：“不要急，等等看。”没过多久，那吸烟的人直起腰来，嘴里骂道：“这个小贱女人，我单不信治不住你！”

二人一听骂声，不禁呆了！原来那人正是卢四斜子。因他是拿钱买的女人，又是二小，没有散帖请客，大操大办，只是在中午请那些赶车帮忙的喝了酒。天一杀黑，他的“斜”劲上来，便要关门睡觉。素云心中有事，老想赶快溜出，让登山带她逃走，和这个半截老头子有什么情意？她临来时就做了准备，系了三条裤带。不管四斜子怎么使劲，也没能把她的裤子扒下来。这事又不能请人帮忙，缠到二更天，把四斜子累得浑身是汗，气得他蹲在门口吸烟。这可把内屋的周素云急坏了。大门口不能跑；翻墙头吧，一时又找不着梯子，也没那个力气，真是干急无法！

登山和士虎蹲了一会，瞅见四斜子站起身来，进院去了，却没有关门的声音。郑士虎忙对袁登山说：“刚才我想几遍